



羣書治要

卷七

和装本

74

6314

14

5



Faint, illegible text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 from the reverse sid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another page.

94  
6314  
14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蜀志 吳志上

蜀志

劉璋字季玉江夏人也為益州刺史聞曹公征

荊州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

先主不復存錄松松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

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歸乃勸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躔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弃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  
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  
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  
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  
是以知曹操之不  
能遂兼天下者也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少語言善下  
人喜怒不形於色為豫州牧叛曹公劉表郊迎  
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曹公南征表  
會表卒子琮請降先主遂將其眾去與曹公戰  
於赤壁大破之益州牧劉璋降先主領益州牧  
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



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  
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  
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  
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魏文帝稱尊號傳聞  
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即皇帝位於成都  
章武三年病篤託孤於丞相亮殂於永安宮  
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疾殆不自濟人  
年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  
自傷也更以卿兄弟為念勉之勿以惡小而為  
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唯賢唯德能服於人汝父  
薄德勿効之吾終亡之後汝兄弟事丞相也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

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諸葛亮字孔明琅耶人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遂詣亮凡三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心有

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先主卽帝位策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十二年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

馬宣王對於渭南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  
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  
病卒於軍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  
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  
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若死之日不  
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

舊無國  
字補之

言漢晉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補豈有今日之勞乎建誓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乃欲明之

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理艾焉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

姓示義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  
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  
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  
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  
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  
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  
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關羽字雲長河東人也先主合徒眾羽與張飛

爲之御梅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  
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  
主使羽守下邳曹公東征擒羽以歸拜爲偏將  
軍禮之甚厚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  
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  
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  
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表封羽爲  
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  
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旣而遼以問

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  
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効  
以報曹公而後乃歸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  
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也重加賞賜羽  
盡封所賜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  
爲其主勿追之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先主攻劉璋飛分定郡  
縣至江州破璋將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  
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

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旣過差又曰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

殺飛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



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談，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諸葛亮，爲流矢所中卒。先主痛惜，言則流涕。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爲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董和字幼宰，南郡人也。先主定蜀，與諸葛亮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死之日，家無擔石之貯。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弃弊蹻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苦不能盡，唯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懇懃，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

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  
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闇不能悉納然與此四  
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

思和如此

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也為亮主簿有忠盡之効故見哀述

允字休昭和子也遷為侍中甚盡匡救之理後  
主嚴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辟侮  
諂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  
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  
丞陳祇代允為侍中與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

事祇死後皓從黃門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  
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

張裔字君嗣蜀郡人也丞相亮以為府長史常  
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  
刑不可以勢貴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  
也

黃權字公衡巴西人也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  
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

心欲以賓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矣璋不聽出權為廣漢長先主遂襲取益州諸縣望風影附權閉城門堅守須劉璋替服乃詣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

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

臣松之以為漢武用虛罔之言

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縣邈遠矣

魏文帝謂權

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

舊無或云至言及二十四字補之

蔣琬字公琰零陵人也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  
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衆事不理時又沈醉  
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  
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  
爲先願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但免官而已  
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密表後主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琬爲  
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時新喪元帥遠近  
危竦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

據疑請  
聽不字

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加大  
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  
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  
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  
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  
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  
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  
人或以白琬王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  
人無可推也王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

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眾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楊戲字文然犍爲人也爲射聲校尉著李漢輔

臣讚其注載諸葛亮與張裔蔣琬書曰掾屬喪

昭爲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顯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

家譬之今有人於此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

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

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

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

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

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

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又義陽傅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子僉爲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爲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僉息著募後没入奚官免爲庶人

吳志上

孫權字仲謀吳郡人策弟也策薨以事授權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

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爲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赤烏元年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弟亮廢孫綝使迎休改元永安以丞相濮陽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

籍欲與韋曜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己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所見不少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講論書耳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

所及耳、政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  
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  
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  
誠、遠近所知、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  
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  
信愛、及至踐祚、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  
自嫌瑕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  
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  
復使冲等入、

孫皓字元宗、權孫也、休薨、迎立皓、

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

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死者、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矣、皓

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鳳

皇二年、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

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繩之以法、妾愬皓、

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

下、天璽元年、會誓大守車浚、湘東大守張詠、不

出筭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

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

旱、民無資糧、表求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

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天紀三年晉命杜預向江陵王濬唐彬浮江東下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逆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為罪後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眾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為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

舊無濬  
受皓之  
降五字  
補之

也四年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皓奉書於濬濬受皓之降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也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



輔之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  
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  
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  
勇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  
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  
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  
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  
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曰昔  
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

爲惡也權嘿然有慙色遂罷酒每朝見言論辭  
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  
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曰昔太后桓王不以  
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  
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  
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弃溝壑不圖復蒙引見  
得奉帷幄然臣愚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  
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  
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

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孰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而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

不敢妄也，舉邦憚之。

顧譚字子嘿，吳郡人也。祖父雍卒，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今臣所陳，

非有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

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拜驃騎將軍都督西陵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撻挾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趣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吏民跼天踳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唯賢是任故民無冤枉升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於上為國速怨甚可仇

舊無騭  
黨神明  
四字補  
之

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騭黨神明受罪何恨此三臣者思慮不至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其所天平權亦覺寤遂誅呂壹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也權以為長史病卒臨困留賡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

而趣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  
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  
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  
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  
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  
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  
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  
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  
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權省書流涕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拜虎威將軍關羽討樊  
權遣蒙到南郡糜芳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  
士家屬蒙皆撫慰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  
皆委羽降荊州遂定以蒙爲南郡守蒙疾發權  
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  
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減加權爲之慘感  
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  
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嗒夜不  
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

舊編下  
有心字  
刪之

權自臨視卒權哀痛甚

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遷前將軍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也孫策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孫權以爲騎都尉數犯顏諫爭權不能

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權旣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弃之可乎權曰曹孟德殺孔文學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

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張溫字慧恕吳人也容貌奇偉權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拜議郎選曹尚書以輔義中郎將使蜀還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雜濁多非其人欲

令臧否區別賢愚異質彈射百寮覈選三署率皆賤高就下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卽罪溫權幽之有司斥還本郡駱統表理溫曰伏惟陛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海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旣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

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  
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  
無逆跡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  
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談効褒貶之議於是務  
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嘿者非其談瑕  
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辯明朝所當究察  
也在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  
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  
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

爲君難爲臣不易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  
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辯卓  
躒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  
才卽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  
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  
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國  
家不嫌與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  
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  
也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

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增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慤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也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

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

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爲功曹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



舊無殃  
疫死喪  
之災六  
字補之

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  
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旣備  
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  
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  
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  
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  
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  
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  
夫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旣有安土重遷之性且

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温飽死則委  
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  
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  
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嶮阻黨就  
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  
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  
心動而携叛多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  
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也  
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人消息觀時制

舊無復  
荒至大  
願十二  
字補之

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為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陛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也。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陛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遷偏將軍，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

朱據字子範，吳郡人也。拜左將軍。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以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為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籍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

大越一當正百為難治曲親受三萬番工王發  
 不不其矣其狀平以氣許放之壹又表其吏為  
 其而受之典效言壹與熱實取共問主者派氣  
 其罪雖日其平史隱而賞言王受而取難大懸  
 其罪雖日其平史隱而賞言王受而取難大懸  
 其罪雖日其平史隱而賞言王受而取難大懸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吳志下

陸遜字伯言吳郡人也為鎮西將軍劉備大率  
 眾來權命遜為大都督拒之備眾奔潰拜上大  
 將軍右都護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  
 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  
 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  
 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不



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効此乃  
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也昔漢高舍陳平之  
譽用其奇略終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  
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赤  
烏七年爲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  
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  
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  
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  
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

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  
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  
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  
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  
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  
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甥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  
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  
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也  
子抗字幼節遷立節中郎將權謂曰吾前聽用

舊無大將軍三字補之

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  
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孫皓卽位加鎮軍大將軍  
督信陵等軍事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時何定弄  
權闖官與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雅人所以怨刺仲尼  
所爲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豐未  
有不由斯者也小人所見旣淺雖使竭情盡節  
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

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  
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  
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  
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聞薛瑩徵下獄抗上  
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  
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  
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勣皆當世秀穎一時顯  
器旣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圮族  
替祀或投弃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

有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  
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  
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弃  
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  
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勛永已悔亦靡及誠  
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  
綜納言先帝傳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  
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  
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

澄刑網則天下幸甚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權爲吳王立登爲太子  
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爲賓友登或射獵遠避  
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  
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  
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  
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  
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爲不忍致罰呼責  
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

孫和字子孝立爲太子常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遊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脩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

御之間何必博奕以爲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潁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效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

可奪全寄楊竺等為霸支黨譖愬日興案遂下

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者歷年殷基通語曰初權既立和為太子而封霸為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群公之議以為太子國王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中外官僚將相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於是

有改嗣之規矣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

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

權甚惡之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

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

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牽晃入殿杖一百吳曆曰晃

入日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眾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竟徙和於故鄣羣

辭氣不撓諱晃言斥還田里吳書曰權寢疾意頗感寤欲徵

司坐諫誅放者十數眾咸冤之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孫弘等固爭之乃止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

沙諸葛恪被誅孫峻遣使者賜死舉邦傷焉

孫霸字子威和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

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

權禁斷往來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

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

日作口



竺屍于江、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為少府、

江表

傳曰、權數射雉、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故絕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不復射雉、遷太常、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

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濬求朝、欲盡

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

大請百寮、欲因會手、殺壹、以一身當之、為國

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

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也、

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立為左丞相、時徙

都武昌、楊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事

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

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

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

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

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紂、君惠閉於羣孽、

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隣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府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實非保國養民之術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刑政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

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疆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岩穴、廣採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衰、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強、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

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蕩、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墉塙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

既空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加有監官、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繼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明王聖主、取士以賢、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

舊無人  
任非其  
四字補  
之

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  
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  
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  
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  
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  
以壽終者何以專為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  
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  
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疾病皓  
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

宜授外任不宜幹與事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  
違薛瑩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  
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皓  
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曰孤動遵先帝有何不  
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宮室  
衰耗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  
政事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  
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也夫王者之興  
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

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就令陛下身得安  
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  
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  
効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  
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  
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屍骸暴棄邦內傷  
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  
下反之是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  
不可不強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

相而萬彘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  
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  
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  
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  
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  
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  
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覽之以爲身戒故  
左右不置姪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  
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是不遵先

隨見作鑿

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祚以  
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  
姦欺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  
麗宮無高臺物無雕飾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  
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  
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瑩是以庶績雍  
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  
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  
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

日無失慢之尤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  
盡之酒無異商辛長夜之飲是不遵先帝九也  
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羊度  
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  
有難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矣是不遵先帝  
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  
有錢則捨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  
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  
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時遣歸來視其弱息

舊無空  
戶至民  
為十八  
字補之

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為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貴賤，任之鄉閭，効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安，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江渚有事，責其死効，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

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為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是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等，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蒞政無幾，便徵召遷轉，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

常留心推接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

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江表傳曰皓所行彌暴凱

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是以古人懼不聞非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誠臣察陛下無思警誠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故略陳其要陛下宜克己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捐弃臣言而放奢意日奢情日至吏日欺民日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刻公子將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沈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

其作有

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昨食時被詔曰君所陳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胸而涕泣雨集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今強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疲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其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祖宗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脩德而築宮若德之不脩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始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無



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壹離，雖念刮骨肉，茅茨不翦，復何益焉？太皇帝之時，寇鈔懾威，南州無事，尚猶沖讓，未肯築宮，況陛下危側之世，乏太皇帝之德，可不思哉？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也。

樓玄字承先，沛郡人也。孫皓即位，為太司農，主殿中事，應對切直，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徙交趾，別勅令殺之。

賀邵字興伯，會稽人也。孫皓時，遷中書令，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

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宜旌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已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賀，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撫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媮近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

媮近作  
親洽

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奔，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醒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逆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

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殞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臣竊觀天變，自比年已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蝕地震，中夏殞雹，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

驗諸行事、災祥之應、可爲寒慄。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誥、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奸勢。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矣。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

傷作赤子

文興作登位  
蹙作苦

於且夕也。自文興已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在所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蹙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烟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省諸不急、夫民者國之本也、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坐食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

舊無不  
為難之  
不補之  
策作筆

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創基南夏，割據江山，雖承天贊，實由人力，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酷，毒流

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繫頸，共為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鑒世變，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真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掠考千所，卒無

一書流要 卷之二十八  
一言竟殺之家屬徒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  
韋曜字弘嗣吳郡人也遷太子中庶子時蔡頴  
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  
之其辭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  
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  
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故勉  
精厲操不遑寧息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  
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王道垂名億載況在  
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

累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  
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下式立志於耕牧而黃  
霸受道於囹圄終有崇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  
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  
哉而今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弃業  
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  
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  
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  
存也或至賭及衣物徙碁易行廉耻之意弛而

卷之二十一  
忿戾之色發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  
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  
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  
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陳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  
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  
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  
妨日廢業終無裨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  
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  
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博奕之

足耽乎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  
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  
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  
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  
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  
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  
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  
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碁  
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

兼棊局而賀博奕矣。設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孫皓即位，為侍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為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皓終不聽。皓每饗宴，無不竟

貨下有是字

二作三

菜茗作茶

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三升，初見禮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菜茗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強，輒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刻，發摘私短，以為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為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華覈連上疏救曜，皓不許，遂誅

曜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人也。爲中書丞，孫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時盛夏興功，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長大息者六。乃曰：『方今之勢，何異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而今

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我馬之舊勢，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爲急，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植之業，爲飢乏之救。若捨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王者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



之民轉徙同也。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吉凶。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

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不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蔓。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思善，苦則怨叛。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強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也。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強大而忽農，忘畜，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北敵犯疆，使周邵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書奏，昭不

養書治要 卷之二十八  
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時倉廩無儲世俗滋  
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  
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  
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務而  
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  
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田事違赴會日  
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  
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  
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

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壹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  
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  
國唯農是務軍興已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  
之務女工失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  
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  
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  
也求其爲己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  
之有功者能賞之民已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  
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

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  
備羞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  
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窮而  
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  
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効耻獨無有兵民之  
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  
至於富賈商販之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  
不贍宜壹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弃功於浮  
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

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  
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色之飾足以麗  
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  
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所論有之無益廢之  
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  
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  
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  
以雕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國家之利  
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

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島田義書

